

訪母校話今昔

吳健雄

(本文另有插圖刊第二、三頁)

中大畢業留美經過

我是中華民國二十三年(西元一九三四)畢業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。畢業後應聘到浙江大學教書，後來又到中央研究院做了一年事，然後才到美國深造。本來預備到密西根大學進修，可是到舊金山時，我到柏克萊大學參觀，那時有位中央大學心理系郭任之教授在那兒教書，參觀時郭教授和同學談起，密大當時有八百多位中國留學生。但在加州大學、三藩市，簡直找不到幾個中國學生，大多是華僑。我到物理系參觀時，聽人說，一星期前從中國又來了個留學生——那就是袁家驊先生，他也是那時到美國來留學的。參觀後，我知道柏克萊大學有幾個新來的教授，那些教授日後在物理學界也都成就非凡。於是我就找系主任談談，他很客氣地說：「雖然我們學校已開課二週了，但若妳喜歡在這兒，我還是讓妳來！」當時我就立刻決定不去密西根了，決心在柏克萊唸書。我覺得這是很幸運的事，我不是指後來認識了外子袁家驊的事，而是在那兒唸書，中國留學生極少，可以有很多機會與各國學生在一起。尤其

是我住在國際學舍(International House)，各國來的研究生，都住在那兒，可有許多機會跟大家一起討論，一起學習。那時我有兩個很要好的女朋友，一個是匈牙利人；一個是德國人。那個德國女友，現在是一個歷史系的名教授了。

兩年以前我到威斯康辛大學去演講，那邊差不多有一千多個中國留學生。有不少人是香港去的，也有臺灣去的以及大陸去的。大家往來頻繁，相處融洽，臺灣去的教他們國語；香港去的教他們廣東話，各方面都互相照顧，這點是很難得的。不過中國人的人情味太濃，老是生活在一起，大家講中國話，很少有機會與外國人接觸，這倒是個缺點。記得有位原子核物理學家——Professor Brown，人很高大，他曾對我說：「每次看見你們中國人在一起，我總喜歡把你們拉開。因為老在一起講中國話，就沒機會訓練他們的外文能力。」這也的確是事實。

中央大學，目前在美國的同學大約有四、五百位校友，這些校友，大多數都是早年在南京的成賢街四牌樓，四川重慶沙坪壩畢業留美的，因為年齡的關係，和近十多年來在臺灣畢業的同學

，大概都不相認識了。在美國的那些校友大多是學工程方面的，在中大學工程科學的人極多。

早期同學經常聚會

二年以前，我們在美國很想把新近畢業留美的中大同學拉進校友會裡，我們還印製了一份校友錄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找出一位在臺灣校後地球物理系畢業的校友李岱，請他把臺灣中大留美的年輕校友請去。他曾帶了幾個人一起來，可是最近幾次開會，沒有人邀請他們，所以他們都沒有來參加。大概是因為彼此年齡相差太大，早期同學開會時，他們都不便來參加。新近在臺灣畢業前往美國留學的中大同學，很少在東北部，大多在南部，也就是德州、南加利福尼亞州這些地方。我很希望將來大家都能常聚在一起，有什麼需要互助幫忙的地方，也可方便照顧。

中大同學在亞特蘭大特區，也就是波士頓、紐約和華盛頓這一帶，約有二、三百人，現在都已年紀大，退休了，但對校友的聯誼仍然非常熱心。每年大概有二、三次大聚會，三、四次小聚會。另外在南加利福尼亞州、洛杉磯那些地方，

差不多也有一百多位校友，他們更熱心，聚會機會更多。洛杉磯有個很大的組織——Association of Chinese of Scientist Engineer，曾請我演講。演講那天，差不多有六、七十個中大校友會同學招待我，能有這麼多人參加，實在很不容易了。這些兄弟姊妹們不但讀書讀得好，而且各方面能力都很強，記得那天開招待會時，突然來了位年紀大一點的校友，他身上還掛了個獎牌，原來是那天早上有拳賽，這位快八十歲的校友，也去參加了，結果還得個獎回來。

歷史悠久校風良好

中央大學歷史悠久曾經有過許多改變；從三江師範到二江師範，然後是南高（南京高等師範）、東南大學，很短期的中山大學，最後是中央大學。當年中大學生人數和今日中大差不多，總共大約有二千人左右，所不同的是當年有文、理、法、商、農、工、醫、教八個學院，六十四個學系，一個系裡還有許多專門研究的部門。早年中大有許多地方是開風氣之先，譬如很早就有男女同校。聽說我們的郭秉文校長，有一次跟北大校長蔣夢麟從南京乘火車到上海，途中遇見許多優秀的中學畢業女生沒有出路，於是就考慮：爲什麼東南第一學府不招收女生呢？因此他們就請一位學有專長的女太太出來，籌劃了一個暑假，到下學期一開學就辦理招收女生。因此中大很早就有了女學生了。

民國十九年秋天我考進了中央大學，我進去的那一年，女生特別多，差不多佔了百分之十五

，尤其是電機、工科方面的女同學特別多。那時中大還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常鬧風潮。也許是同學們比較聰明、能幹、敏感，所以有不滿意之處，就容易鬧風潮。可是他們的功課絕不受影響，白天鬧風潮，晚上還是照樣看書。中大學生除了對學問是真有興趣外，在人際關係上也很好，男、女同學相處，總是客客氣氣的，校風良好，一向爲世人所稱道。

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，從小學到大學畢業，一向在公立學校唸書，不曾進過私立或教會學校。在公立學校，除了對科學方面要求嚴格外，對國學的研讀方面也很嚴格。小學我在蘇州師範附小，中學六年都在蘇州女子師範。蘇州女子師範，師資設備都很好，在東南一帶是很有名的學校。常常有世界著名的大教育家，像美國杜威博士等到蘇州參觀時，就會到蘇州女師校來參觀學生上課。我們也有家政課，記得那時還燒菜招待這些外賓。在這種教育制度下，與外界接觸機會就非常多。

在中學時有幾位老師非常熱心，留給我極深的印象。尤其是一位楊更清先生，我相信很少有人像楊老師那樣熱誠指導學生，當年我們上動物課，不僅在課堂裡聽講，還常到實驗室操作，讓我們知道動物的內臟如何分布，知道如何開刀。我相信現在學校很少有這種專門的實驗。還記得中學時，常有與外校舉辦的物理、化學的競爭考試，這對學生也深具啟發作用。

今昔中大人材濟濟

民國初年中國著名的大學，北方是北大、清華；東南方就是中大。北大以文學、新文化運動有名，中大則一向以科學、數理見長。中國科學社的設置，在東南大學時期就很有基礎了，尤其是郭秉文校長功勞最大。他在美國是學生會會長，後來被政府任命回中大主持校務，他臨走時，在美國兜了一個大圈子，請了五十位他所認識的每一科系最好的教授回國，使得當時中大的教授人才濟濟，各方面都有了卓越的成就。不僅科學方面名師雲集，在文學方面，也有很好的教授。青年學生在那種環境薰陶、培育下，覺得非常滿意，因而也會好好用功唸書。

如將中大今昔作一比較，今天中壘中大美麗的校園遠超過原來南京四牌樓中大的校園。中壘中大除了沒有六朝松外，其他的都比當年南京要好。當年南京中大有的一個很大的科學館，物理、化學、地理、地質等系都在一起，還有一個圓形大禮堂，以及一些上課用的破破爛爛的房子。記得有個農場，同學們沒事時就常到農場散步。南京中大有的一棵一千多年前六朝時留下的六朝松。六朝松旁是音樂系，音樂系同學在那兒彈鋼琴，環境非常好。當年男女同學住宿的地方，現在早已看不到了。南京中大那時女同學都住在石婆婆巷宿舍裡，這樣很好。我隔壁同學是學西洋文學的、歷史的和化學的，在一起可以互相討論，意外的能知道別人所學的東西。

看準目標勇往直前

也許有許多學工程、科學方面的同學，會覺

中外雜誌

得一個小學校或一個小的科系，怎麼能跟大學校、有名的學校比、怎麼跟他們競爭呢？我覺得這問題根本不重要，不需要斤斤計較，最重要的是看你自己有多少人才，有多少設備，興趣在那裡，然後盡心盡力開出一條學問的道路來。

在英國的劍橋大學，有位教授名叫 Ruthie-erfold，他在領導原子核方面的研究非常著名，得到諾貝爾獎。他是李國鼎先生的老師，Ruthie-erfold在世時，學校的聲譽非常高，後來他去世了，劍橋又有一個研究晶體的 Briggs，他後來也得到諾貝爾獎，他就不願與別人競爭，當時有

人不了解他，以為他太消極，其實並不是，而是要自己找出自己發展的道路來。我們跟大學校競爭有時是競爭不來的，你要花多少錢和別人比呢？而且，有時並沒有那麼多人！

還有二位科學家，花了二十五年長時間，研究出X光對生物、物理學上的重要性，對科學有極大貢獻。當他們起步時，好像沒希望，沒出路，可是他們不斷的努力，不放棄自己的目標，結果成功了，獲得舉世的欽佩。

由許多科學家成功的例子，讓我們曉得做任何事不要灰心，要是有興趣的話，就看準目標，

豪邁地往前走，不過做學問不可閉門造車，要多吸收新知識。我覺得今日中大科學研究的環境非常好，政府也在大力培育青年，充實各項設備，青年同學們的前途非常遠大。我在中壢看到了學校的一切，覺得很高興，但也有點難過，就是想

到幾位為復校事奔波的好友如吳子我、孫多慈等都已不在了。現在中大校園這麼廣闊，這麼美麗，學生又這麼好，可惜她們都見不到了。但是同學們朝氣蓬勃，他們地下有知也會很高興的。

因排印時間匆迫，本文未能送請吳健雄博士核校，如有錯誤，容再更正——編者

中外文庫

之三十七

彩虹夢

吳崇蘭女士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美金肆元伍角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醜小鴨，心高命薄夢成幻、愛情井、老母豬與貂蟬、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，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。

大專 邵健行 著 二十四開本穿線平裝

用書 最新應用文 定價壹佰伍拾元 郵撥 14044 號中外雜誌社

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應用文的涵義、特質、種類、書信種類、結構、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。便條。名片。柬帖。公文。電報。會議文書。規章。契約。慶弔文。對聯、題辭。啓事。廣告……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。王成聖教授作序。定價壹佰伍拾元。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。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紙收壹佰貳拾元。